

《三个病人》

1、日 外 清晨的街道

镜头在街道穿过，初升的朝阳照耀着城市，早餐摊上坐了几桌人，刚出笼的包子冒着热气。街边的流浪狗一直叫个不停，依旧无人理会。跳广场舞的大妈散了场子，车也多了起来。

2、日 外 游乐园门口

唐家安低头，撕票，抬头，微笑，打开闸门，做出请的姿势，如此往复。黑色的轿车平稳停下，一家三口向游乐园走来。

爸爸：三个人。

爸爸将票递给闸口的检票员，抬起手腕看了眼表。

爸爸：有免费停车券吗？

唐家安指向左边，腿有些站不太稳。

爸爸：去那边拿？

爸爸疑惑地看了检票员的腿，接过撕好的门票，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唐家安：进去吧。

小女孩却没动，她仰着头望着唐家安，他的胸前口袋里别着一朵醒目的山茶花。

女孩：谢谢

女孩愣了一下，暗暗揪着背包带。唐家安看着女孩的无措，他的手开始颤抖，脸上开始冒出汗珠。

唐家安突然唱起歌来，将山茶花递给女孩。小女孩身体却猝然被拉远，手指划过，掉落了一片花瓣。

爸爸皱着眉，将小女孩强行拽了回来。妈妈连忙牵过小女孩的手，带着她快步走远。

唐家安望着三人渐远的背影，耸了耸肩，脸上还是闪过一抹稍纵即逝的落寞。山茶花被唐家安狠狠地揉烂，扔在风里。

唐家安：神经病！

3、日 外 游乐园广场

一家三口渐渐走远，妈妈放开了女孩的手。

妈妈：那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刚刚对着孩子那样，我都要吓死了，还好拦着。

爸爸：算了，跟个瘸子计较什么。孩子不是没事吗？

小女孩看向父母的眼睛充满疑惑。

小女孩：爸爸，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瘸子？

妈妈：没什么？宝贝想玩什么？旋转木马好不好？

小女孩开心的笑了起来，一家三口涌向旋转木马。

4、日 内 校长办公室

唐母：我的孩子是健康的，像所有正常的孩子一样。他有和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的权利，更何况是教育。不是残疾。他应该来到这里读书，学习更多东西，他还是个孩子呀，我求您，收下他，一定要收下他。

校长为难地沉默，心里复杂，仔细地斟酌着拒绝的话。

母亲执拗又坚定，她紧紧握着校长的胳膊，猛然下跪，传来一声清脆的响声，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流，声音哽咽又嘶哑。

唐母：校长，我的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没有左腿的。那是一次车祸，他的父亲带他出去玩，最后，出了意外。为了保护孩子，我丈夫紧紧的护住他，命是保住了，可是孩子的却再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孩子的父亲已经不在，我求求您帮帮我，也帮帮这个孩子，我求您了。

校长紧张的扶着母亲起来，表情同情，后又严肃起来。

唐家安在校长室门外坐着听到了里面的对话，一言不发，眼泪浸满了眼眶，但神色冰冷地看着校长。

5、日 内 教室

唐家安坐在讲台旁边特意开辟出来的“独立专座”上，没有人与他交流甚至连老师

也有意忽视他的存在，他被一些调皮的同学调侃、讥笑、捉弄……

同学甲：他是个瘸子，还我们不一样，是个废物，是个小废物。

同学乙：他还不如死了好呢，还在这干什么，哭都不会哭。他的左腿是假的，和我们不一样。

同学丙：谁说哭不出来，你们看他的眼泪，都快要落下来了，小废物。

唐家安抽了下鼻子，用校服衣袖擦去落下来的眼泪，狠狠地咬紧着牙关。他环视着四周对他指指点点的同学，不顾一切的跑了出去，不再回头，教室里哄笑一片，没有人理会刚刚出门的男孩。

6、日 内 教室

李老师：学校组织合唱比赛，所有学生都要参加。如果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说一声。

老师在帮小朋友们准备彩排，男孩落寞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合唱排练的时候，唐家安自觉收拾好书包，走出教室。不过，他没有离开，而是悄悄躲在了窗户下面偷听。

同学甲：老师，最后一遍吧，我们都累了，赶紧唱完赶紧回家吧，我妈还在家里等着我呢，再晚点儿，菜都要凉了。

同学乙：是呀，老师。咱们唱了这么多遍，昨天我做梦都在唱这个歌呢。

同学丙：天呐，你做梦还知道在唱什么，你可真了不起。

同学乙：那可不，我妈说的，唱了将两三遍呢！

李老师：安静，给我安静。最后一遍，唱好了咱们就下课，比赛就在眼前了，咱们要争口气啊，为班级争荣誉，大家加油！

同学甲：男小小少年，很少烦恼，预备唱。

李老师双手握拳鼓励大家，同学们目光振奋，开始了新的合唱。歌声朗朗，在教室四周飘荡，她熟练地弹奏着钢琴，头也随着节奏晃来晃去，太阳西下，余晖照进教室，金灿灿的一地。

7、日 内 音乐室

学生们摆好队伍，站成几排，弹钢琴的音乐老师教一句，底下学一句，童声高低错落，一句歌词愣是唱出了九转十八弯的调。又不知是谁踩了谁脚，女孩尖细的叫声与男孩含糊的笑声交织着，混作一团。

混乱中，忽然响起一个清澈明亮的声音。大家骤然安静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一个谁也没听过的陌生声音。它离得很近，却不在人群之中。

8、日 外 音乐室窗外

李老师循声推开了窗。

唐家安就蹲在窗下，背靠墙壁，闭着眼睛，轻松地唱着她刚才教得焦头烂额的歌，脸上带着悠然的笑。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9、日 内 李老师办公室

李老师：上帝为你关了一扇窗，但为你又打开一道门，大概上帝没收了你像正常人一样的行走权利，却赋予你远超常人的歌唱的天赋。唐家安同学，你的歌声很好听，说起来可能不自己都不敢相信，在你的歌声里，我发现了那个我以前从未发现的那个你。当你唱起歌来的时候，你的声音不再凝滞，不再磕绊，那么的自然畅快，你用歌声来表达他无法顺利展露的自己的感情，我听到了，也感受到了。

唐家安：老师我有你说的那么好吗？我的腿总是使不上力气，一瘸一拐的，同学们都叫我小瘸子，小废物。我总觉得和大家不一样，我比不上大家，我入学的时候校长本来不愿意收我的，是我母亲跪着求他，他才同意的。我是个多余的人，只会讨人嫌弃。

李老师起身，把作业本抱好放在另一张桌子上，一步一步的向唐家安走去，唐家安有些害怕，想往后退，却狠狠地摔了一脚。

李老师：站起来。

唐家安：什么？

李老师：唐家安，我让你站起来，就算爬也要爬起来。你和别人的差距你要努力地去克服，而不是在这里抱怨，你要把这些东西吞下去，以后你还会遇见比这样更加残忍和难以接受的事情，从今天开始，你要学会自己站起来。

10、夜 内 唐家安家

唐家安在楼下开着窗户唱歌，楼上的邻居气冲冲下楼找他。

李阿姨：神经病啊，别唱了，孩子还要写作业呢！又在这里发神经，投诉了那么多次你怎么一点也不长记性，还这样闹腾，再有下次，我就砸门了！

门被砸响。唐家安没有去开门，他立刻收声，邻居听到歌声停止之后也没有继续纠缠。他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脸上的酒窝若隐若现，他倒了杯水，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11、日 内 楼道

李阿姨骂骂咧咧地走回去，然后转身下楼，正好撞上了匆匆忙忙准备回家直播的七哥，被邻居撞的莫名其妙七哥刚想张嘴质问，对方却先行一步，上手指着七哥的鼻子就骂。

李阿姨：你别老一天到晚的敲你的架子鼓，跟二楼这个傻子一样吵到我们家孩子写作业，要不迟早把你和他再加上一个楼上的那个什么狗屁诗人一起告诉你们房东，让你们三个神经病住不下去。

七哥：李阿姨，这又关我什么事，唱歌的开始唱，读诗也扯着嗓子嚎，您看看我，这才刚刚回家啊，您说事情也要讲理吧。

李阿姨：这次没你，下次说不定就是你，我可是知道的，你也是个惯犯，没事喜欢敲鼓，难听死了。

李阿姨：李阿姨，您不爱听就别听了，反正也听不懂，更何况，那也不是敲给你听的，您啊，还是回家给孩子做饭吧，要不然他又要闹人了。

李阿姨：你不可理喻，都疯了，全是神经病，都是神经病。

七哥气急刚想反驳三楼那人唱歌怎么就扯到他头上来了，邻居却一把把他推开回了屋。七哥只好心怀愤怒的回了家，使劲地把门关上。他把身上的背包放在沙发上，用手抚摸了一下桌子上的仙人掌，刺扎进肉里，七哥也只是微笑地吹着口哨。

七哥：最好楼下的那个不要惹到别人再来牵扯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12、夜 内 唐家安家

旁白：这栋旧公寓不隔音。歌声一停，唐家安就像是丢弃了盔甲，瞬间被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的噪音淹没。他害怕他害怕那些来自外界的声音，打破了平衡，男孩在床上坐着抱紧膝盖很孤独。邻居家训斥小孩，爹打妈哄娃哭，养的田园犬也滋哇乱叫。楼上租给了一个摇滚青年，架子鼓敲得震天响，天花板也跟着律动，岌岌可危地乱颤；四楼的住户则神秘又古怪，时常慷慨激昂地诵诗，抑或又哭又笑地自语，听得人心里直发毛……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唐家安叹了口气，最新采摘下的山茶花插进水杯。他从四楼窗口探出头，望着夜空，轻轻地、慢慢地唱。他闭上了双眼，嘴角上挑。

唐家安：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13、日 外 早餐摊

旁白：一天照常准备去上班的唐家安，准备在去游乐园之前在楼下吃一份早餐，在早餐摊买完早饭唐家安坐着快速的吃饭生怕自己迟到被经理骂。在他背后坐着的就是楼下神秘古怪的诗人邻居。

过了忙碌高峰的老板对身旁的伙计对视了一眼，看向诗人的方向摇了摇头冷笑了一声。

余成华：早上好，音乐家。

唐家安：早上好，大诗人。

14、日 内 唐家安家

余成华：原谅我的不请自来，我听过你的嗓音，很独特。

唐家安不看他，一瘸一拐的为余成华倒水。

唐家安：你就是那个楼上的诗人？

余成华：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诗人，你也可以，即使你是个瘸子。

唐家安：我写不出词，也谱不了曲。那是诗人与音乐家才能做到的事。我只会歌唱，没有作词谱曲的能力。我会唱很多歌，可那些歌，到了女孩面前，都变得黯淡无光，像是从网上抄来的告白段子，一点都不特别，无法尽诉他我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是别人的故事，那些文字不能用来描写他的内心，很可笑吧，我就是个死瘸子，唱歌算什么，人啊，还是要吃饭的呀。

余成华：这真让人沮丧。

余成华扶了下自己的眼睛，眼神看向唐家安，手里拿着根烟。

唐家安：你抽吧，我不介意。

余成华有些尴尬，笑了笑。利落地按下打火机，将烟点着，在唐家安的小公寓里吐着烟圈，眼神迷离又涣散。

15、夜 内 唐家安阳台

一枚纸飞机就是在这个时候，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的二楼窗台上。像一个心有灵犀的奇迹。

他拆开飞机，抚平褶皱。是外卖宣传单，空白的背面满是潦草的字迹。男孩骤然屏住了呼吸。那是一首歌。

唐家安旁白：这就是他心中的那首歌。不是无痛呻吟，不是隔靴搔痒，没有酸臭的文化人气息每个字眼，每个音符，都毫厘不差毫无防备的闯入男孩的心房，麻木的心差点停止跳动他珍重地捧着外卖单，在四楼阳台上转了个圈，情不自禁地开始歌唱。

16、夜 内 七哥家

七哥：楼层隔音效果太差，说实话，这里并不适合我工作。我是个念旧的人啊，住了那么多年，也没打算搬，当然了，主要是租金便宜。谢谢大家，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素质三连，明天老时间，不见不散！”

七哥：“七哥”是我这个直播平台上的外号。正儿八经的账号其实叫作“一人乐队原创主唱”，这名太长了，已经好长时间，没人这么叫我了。实不相瞒各位，我是个音乐博主，截至一分钟前，粉丝数共计，**3054**人。直播内容就是自弹自唱，有人点，我就唱指定的曲目，没人点，我就拉出热门榜单，按顺序一首一首地来。

观众甲：主播，你这个账号名是什么意思，真的组过乐队吗？真的会写原创吗？

观众乙：会写的人多了，问题是写得不好啊，不然怎么会在这直播？主播唱的什么玩意，这哪是喵喵叫，这是猪猪叫吧，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吗？主播还是趁早改行吧。

七哥：乐队穷困潦倒，三年前解散，同伴悉数转行，只剩下我一个光杆主唱。原创无人问津，压在箱底落灰，灵感枯竭，如今连像样的旋律都写不出来，这就是我呀。

屏幕熄灭，他脸色阴沉地看着映出的自己，突然自己打了自己一耳光，左脸上起了红印。

七哥关上摄像头，一把扯下了耳机，揉着耳廓。

七哥：这直播间的人气怎么还那么少，真真的惨的不能更惨了！唉，管他是猫叫，还是猪叫，直播时长达标了，至少这个月的房租已经有着落。

七哥把掉了色的木吉他扔在旁边，满不在乎地捻破指尖的血泡。他伸了个懒腰，离开电脑椅，顺手将摊了一桌的外卖盒扫到垃圾桶里，然后坐到了鼓架后面。鼓槌在指间灵活地转了个圈，然后砸在吊镲上。他的手腕高高扬起，身体向后倾倒，敲打在架子鼓上，发出炸裂的声响，七哥将手上和脖子上的链条取下，将脸贴上了鼓面，流下了眼泪。

王阿姨：神经病啊！吵死人了！

听到王阿姨的话，七哥便停止打鼓，起身时听到楼上的诗人正在大声朗诵他的诗。

余成华：夜晚被太阳灼伤人了，没有了黑，只是一层空虚的布，撕碎它吧，朋友，撕碎它，它是个纸老虎，不堪一击。

七哥：神经病，真是神经病！

七哥拉了拉被子，把自己裹得更加严实一点，然后转身侧躺，低头看见口水都快流到枕头上，随随便便找拿着衣袖擦拭了几下便不再理会。随后，他起身走到桌前，扒拉着一沓外卖单，开始挑选自己的晚餐。

七哥：黄焖鸡米饭，不错，物美价廉。

他抖了抖薄薄的宣传纸，正要拨打点餐电话，余光却突然瞥到背面的字迹。

七哥：这是什么？

旁白：七哥将宣传纸翻正，仔仔细细的看上面的文字，那是一首长诗。钢笔的墨迹已经干透，字字有力，有些笔画甚至划破了纸。写诗的人似乎处在一种激动难抑的情绪中。他下意识地默读。刚念了第一段，心脏便如同遭到撞击，呼吸变得急促。七哥拿起铅笔，音符毫无阻碍地流泻在纸上，他的眸中迸发出久违的光彩。

七哥看着新出炉的作品，兴奋得在房里走来走去。

七哥：真是天作之合，这首出现在外卖单上的诗，与他一气呵成谱下的曲，结合得如此完美，

要不是没有署名，我真想找到这个诗人，与对方抱头痛哭。可是，是什么样的诗人，会将这样如泣如诉的文字，草率地写在一张油迹斑斑的外卖单上呢？不会是昨天晚上那个神经病吧！天呐！

夜风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吹遍全身，七哥打了个寒颤。

沸水冲进泡面，七哥迫不及待地吞了一大口，蒸腾的热气冲进了他的眼同时也遮挡住了他的脸，七哥抹了抹眼角，揉了揉浸出的眼泪。喝完最后一口面汤，七哥将那张谱了词曲的外卖单叠成一架纸飞机，手一扬，从窗口扔了出去。

七哥站在窗前，出神地凝望。手指无意识地叩着窗台，一下又一下，呼应节拍。

17、日 外 小区花园

旁白：家长们凑在一起闲聊，说起自家熊孩子的“斑斑劣迹”，神态轻松，语气宠溺，寻常地如同谈论天气。在他们眼里十几岁的小男孩不淘气就怪了，谁家的男孩不淘气那才是有病

群众甲：淘气，男孩子都这样。因为都这样，也没什么大事儿。

随后他们又看向院子里的余成华，目光复杂，向他招了招手，又对他笑了笑，余成华飞快跑回楼道，没有回应。

群众乙：那家的孩子哦，成天闷不吭声，独来独往的，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8、日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我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流言伤害不了我。

余妈：我总是惶恐不安，担心你生病了，或是得了自闭症。

余成华：因为这样，我才开始被迫辗转于大大小小的医院与心理诊所，接受奇怪的检查，吞咽奇怪的药物，看着奇怪的大人们来来去去，恨不得把我塞到显微镜下面，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可看来看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根本没病。我是与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19、日 内 出版社

旁白：有人建议他发布在网上，他试了，阅读量是个位数，评论只有两条，其中一条是“低价涨粉”男人封闭了账号，再也没有打开过。他不求能红，也不在乎粉丝多少，他只是想被看见。他孤独地书写，又孤独地念诵，听着自己的声音在逼仄的楼栋里回荡，期盼着他们能被某双耳朵接纳，这份期盼之卑微令他顾影自怜，又忍不住在悲哀中生出讽刺的笑来。

余成华捧着厚厚的手稿，去敲出版社的门。

编辑甲：什么文，几百万字，够甜么，够爽么。

余成华：我的文章，不甜，都是苦的。

编辑甲：尺度大吗？你知道的，现在这种市场行情呀，像你这样的就要另辟蹊径，

谈恋爱要甜，主人公要一路开挂，走上人生巅峰。毕竟，大家都是社畜一条，已经被这惨淡的生活虐得死去活来了，谁还有心思读你的东西？苦，太苦了。

余成华：那打扰了。

余成华沮丧的走出门却又被叫住，他饱含希望的回头，眼睛里都是激动与欣喜。

编辑乙：余成华，是叫余成华吧！

余成华：是，我是余成华。

编辑乙：我看过你的诗，写的不错，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可是行情就是这样，才华不能当饭吃，如今这样的，像您这样的我也见过不少，才华真的不值钱啊。

编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余成华：谢谢你。

编辑乙：你谢我什么？

余成华：谢谢你认可我，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人夸过我了。

余成华对上编辑的眼睛，苦涩的笑了笑。

20、夜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割腕？过于血腥狰狞，还会给清洁现场的警察同志带来繁重的工作。摇了摇头觉得不妥。跳楼？下面支着经常光顾早点摊，男孩子们聚在一起踢足球，他不想冒任何误伤的风险。上吊？发现尸体的人会被吓坏吧。真想不到，我一生从旁处得到的善意寥寥可数，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尽可能少地麻烦别人而苦思冥想。

余成华打开抽屉，他将药瓶里剩下的安眠药全数倒出，握了满满一手，然后倒了杯温水，在床边坐下，将水杯轻轻搁在床头柜上。他深吸气，去洗手池洗了洗脸，又为脸上涂满了泡沫，给自己剃了剃胡子，换上了一件棕黄色的西装。余成华闭上双眼呈回忆状，角缓缓划过一滴泪消失在枕巾。

窗外一只纸飞机摇摇晃晃的从他的窗边飞起又落下。

21、日 内 楼道

李阿姨：今天没听见那个姓余的读那些个酸文，还真是见了鬼了。

王阿姨：虽然这边安生了，可你看看那个嚎丧的还在嚎，我家孩子都没法写作业

了。那个瘸子天天冷言冷语的谁都不搭理，感觉是劳改犯，看那样子，估计以前还犯过事儿呢，要不然那腿是怎么瘸的，咱们以后都要离他远一点，尤其家里还带着孩子的，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了孩子想一想。

李阿姨：你说的对，那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啊。我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轮上了这么几位邻居，都有病，病的不轻。还有那个染黄毛的那个，半夜三更他就喜欢敲鼓打锣的，也不想想就这样的房子，谁听不见啊，还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呢。听说现在做直播，你晓得不，就那种很不正规的误人子弟的东西。

22、日 内 余成华家

余成华嘴角勾起了一个悲怆的笑，他收紧手指，白色的胶囊受力变形，在掌心发出咔嚓咔嚓的细微声响。余成华阖目，端起了手边的水杯。杯中的水面微微一晃，洒了出来，弄湿了床单。

他停下动作，偏头去听，窗外传来了歌声。男人听得浑身颤抖，泪水长滑而下。药片从张开的掌心里掉落，洒了一地。

余成华：再见了，朋友。

23、日 内 小区楼道

七哥：你知道吗？那个神经病死了。

唐家安：哪个神经病？

七哥：还有哪个，诗人呀。

唐家安和七哥打了个照面又匆匆离去，晨起的太阳照过窗台，绿色的碧萝却早已经枯死了。

24、日 外 游乐园

唐家安边走边唱，过热气腾腾的早点摊，如风般飞驰一般，经过匆忙的人群，走向游乐园门口。身边的路人指指点点，神色各异，有个正在啃包子的小学生好奇地盯着他，被家长一把拽走，包子都掉在了地上。

25、夜 外 中心花园

七哥抱起木吉他，走到中心花园的广场上，开始弹奏。广场上熙熙攘攘，道路车

水马龙。七哥拿起话筒在广场中心站着，微笑地鞠了一躬。

七哥：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我自己的歌。

李阿姨把孩子放到地上，牵着他的手走向中心。王阿姨也停下了广场舞，向七哥那边张望，看到了李阿姨，两人点了点头。

七哥还在唱，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少，李阿姨和王阿姨面面相觑。

李阿姨：他唱的是是什么呀，听不懂，真听不懂。

王阿姨：在家里疯一疯还不够，还出来祸害大家的耳朵，我真是搞不懂现在的年轻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玩音乐？能出人头地吗？是能买房还是能买车啊，到最后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李阿姨：谁愿意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没出息。

唐家安站在角落里听着两人的话，一脸冷漠。手里拿着一片枯黄的树叶，一点一点的撕碎。七哥唱完，场上只剩下唐家安一个人。

七哥：怎么样，好听吗？

唐家安一瘸一拐走过去紧紧抱住了七哥，流下了泪水。